

第一次思索





第一次思索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选编了七个短篇，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少年儿童斗争生活。看：十岁的远远从妈妈和“四人帮”黑爪牙的斗争中，懂得了走资派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，必须和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；小辉辉却没有想到，骑车捡粪的那个生人，就是他盼望来住饲养室的县委书记；天山脚下的红小兵哈森和卡曼古丽在沙迪克老爷爷的带领下，勇敢地捕捉了两头“怪兽”……他们，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。

第 一 次 思 索

*

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.5 印张 54,000 字
1977 年 6 月第 1 版 197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：10071·194 定价：0.23 元

目 录

第一次思索	刘心武(1)
新来的伯伯	贾平凹(23)
买爆竹.....	母国政(35)
火春儿.....	铁 凝(46)
小尖兵.....	杨福庆(61)
小姐俩和大鸭蛋	马 光(77)
套“怪兽”	沈 凯(88)

第一次思索



刘 心 武

妈妈常说：“嗯，这事可得好好思索思索。”
远远也就时常学舌：“这事呀，我可得思索思索！”

可是隔壁上中学的岭梅姐姐一听远远说这话，就吃吃地抿着嘴笑话他：“你？光知道满处跑着玩，懂得啥叫思索哇？”

“咋不懂？”远远把胸脯一挺，不服气地说：“我们老师告诉我了，思索，就是动脑筋想的意思！”

岭梅姐姐还是笑，笑得抓髻直哆嗦，她说：“你妈

妈说的那个思索思索，可不是一般地动脑筋想想哇！”

远远就特意观察了妈妈好几天。的确，妈妈的思索显得挺高级。远远总结出了这么几条：

第一，妈妈思索的时候总要跟书作伴儿。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那是每次必有的。妈妈曾经捧着它们对远远说过：“这是指路的明灯啊！”有时还看些参考书，什么《哲学小辞典》啦，《政治经济学》啦……远远偶尔伸过去翻翻，没啥画儿，净是一行挨一行的字儿，有的字还特难认，看着该有多费劲儿啊！可妈妈还是常在灯下聚精会神地看它们，看看、想想，有时还拿笔往书边上写点啥……

第二，妈妈思索的时候特专心。有一天，妈妈从厂里回来，眉头老往一块儿碰，眼睛象是老望着远处什么地方，显然，她是一路思索着回来的；远远把自己煮好的米饭端下来，让妈妈炒菜，妈妈切菜、放油、倒菜、使锅铲都挺麻利，可开饭的时候母子俩一吃——唉呀，忘记搁盐啦！为啥呢？就因为妈妈炒菜的时候也净愣神思索了；吃着半截饭，妈妈还许突然撂下筷子，跑去打开笔记本写上两笔——远远懂得，那准是妈妈思索出啥名堂来啦！

第三，妈妈有时思索到半当间，不管天已经黑了，也不管外头在刮风下雨，会忽然站起来，嘱咐远远几

句，便跑到厂里别的伯伯、叔叔、阿姨家里面去；回家来，往往笑容满面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嗯，还是多找几个人一块思索思索好！”怎么思索还要多找上几个人呢？这，远远一时就弄不大懂了。

远远观察出了妈妈思索的“窍门”，有一天放学回了家，二牛喊他下楼踢小皮球，他不去；阿冰找他下跳棋，他也不去；他跑到隔壁，走到岭梅姐姐跟前，神气地宣布说：“今天，我要好好思索思索啦！”

岭梅姐姐正站着削土豆，笑嘻嘻地问他：“你思索个啥问题呀？”

啥问题？这远远倒没选定呢，可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反正，问题多的是……好比，为啥土豆上长出的芽儿不能吃呀？前些天，唐山怎么会发生地震呀？……都是问题呗！我思索哪个不行？”

岭梅姐姐笑弯了腰，一个劲摇头说：“不行不行！这些问题你们老师都把答案说得一清二楚了，你还思索啥？”她见远远一副扫兴的模样，便出主意说：“要不，你思索思索这个吧：你妈妈为啥给你取名叫远远？”

远远把头一偏，得意地说：“我是一九六六年夏天生的，正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妈妈给我取名远远，是要我永远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

进的意思……这不也没啥好思索的吗？”

岭梅姐姐摇摇头，严肃地说：“才有得思索呢！含义可丰富啦！”

“好！我就思索这个！岭梅姐，你一会儿来看我思索吧！”远远一蹦一跳地跑回自家屋去了。

岭梅姐姐煮上土豆，还真的跑去看他怎么思索，一看，忍不住“噗哧”笑了。原来，远远从书架上搬来妈妈好几本大厚书，有的叠着，有的翻开，他坐在桌前，鼻梁上架着个秫秸秆做的眼镜框，枕着胳膊肘——不知啥时候已经睡着了！

岭梅姐姐当晚把这事儿讲给远远的妈妈听。妈妈搂着远远笑得差点掉出眼泪来。笑完了，她轻轻拍拍远远的后脑勺说：“我那个思索思索，是根据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对厂内外的重大问题进行路线分析啊——你光学个姿势咋行呢？再说，你才小学三年级，一下子也钻不了太深的问题……”想了想，妈妈又扶住远远的肩膀说：“这样吧，赶明儿遇到合适的课题，咱们一块儿思索……”

什么是合适的课题呀？显然妈妈是嫌自己小。有好几次，似乎已经碰上合适的课题了，远远缠着妈妈要“一块儿思索思索”，妈妈却犹犹豫豫地说：“再等等吧，等你再大点儿……”

比如，那回亚娣表姐打上海出差来北京，给远远带来了一副乒乓球拍，远远可高兴啦！当时就拿个乒乓球对着墙打了起来；妈妈和亚娣表姐坐在一边聊天，开头远远没在意，后来听见亚娣表姐在讲什么“张小姐结婚”的事儿，又是摆了多少桌筵席啦，又是得了多少台电视机的礼物啦……远远就停止打球，跑过去问：

“哪国的张小姐呀？”

亚娣表姐望了妈妈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就是咱们中国的啊！”

远远眨巴眨巴眼睛，点着头说：“知道啦！解放前的事儿吧？”

亚娣表姐直摇头：“哪儿！就是前几个月的事情！”

远远再眨巴眨巴眼睛，跳起来说：“知道啦！台湾的事儿，对不？香港的事儿，对不？”

亚娣表姐还是摆手：“不对！不对！”她也不笑了，脸色变得挺严肃，撇撇嘴，叹口气说：“是我们上海的张小姐！”

“上海的张小姐？”远远胡涂了，他赶忙问妈妈：“哪家的呀？她爸爸准是个大资本家吧？”

妈妈和亚娣表姐对看了一眼，妈妈意味深长地点

点头，亚娣表姐愤愤地说：“哼，就叫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厉害的那个张家的！”

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远远要打破沙锅问到底，妈妈却劝他找阿冰打乒乓球去：“赶明儿你长大点再思索这个问题吧！”结果就没思索成！可晚上，远远却瞅见妈妈在灯下思索了好久、好久……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远远天天早晨起来都跑到门边量个儿——他在门框上贴了个两米长的纸尺子——唉，虽说客人们常说他“又长高啦！”远远却觉得自己长得太慢、太慢！

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来到了。下午四点钟，电台播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，全国以及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立即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。远远还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大的事儿，看到降下一半的国旗，听到沉重悲怆的哀乐，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；可是，坐在教室里也好，回到家里也好，一望见镶着黑框的毛主席像，毛主席还在亲切地对着自己微笑，就想，也许毛主席是在睡觉呢，要不了好久，就会醒来的……

毛主席逝世以后，妈妈沉思的时间多了。每天晚上，几乎都有厂里的工人、技术员来找远远妈妈谈心，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；远远在里屋做功课、看小

人书，走神的时候，常听见大人们低沉的话音，有时候是互相提问题：

“毛主席去世前早指定了华国锋同志担任第一副主席，这说明对他们几个有所警惕吧？”

“他们几个这些天满世界活动啊！你们说，毛主席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，能顶住他们吗？”

有时候是互相介绍见闻，特别让远远纳闷和惊讶的是这样一些片断：

“……大寨文艺宣传队奏《东方红》，她捂着耳朵说：‘不听！不听！给我停下来！’对毛主席一点感情也没有！……”

“……说到了共产主义还要有女皇！让我姨父他们戏装厂按武则天的样式给做袍子呢！……”

“……用什么‘现代的大儒’影射咱们敬爱的周总理！听说在他们单位，不许戴黑纱、白花悼念周总理；有个群众写了首悼念周总理的词，差点拉出来批斗！……”

“……我老家浙江那儿的武斗，就是他挑动的嘛，弄得工厂没法生产，乌烟瘴气……”

大人们议论的这几个人，究竟是谁啊？真叫坏呀！

天安门追悼大会的第二天晚上，唐伯伯来找妈妈

谈心，俩人议论了半天报纸上的照片，远远听见妈妈说：“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嘛，为啥致悼词连个单人照片都没有呢？！”又见唐伯伯用指头点着说：“是呀！显见他们是故意突出自己，瞧——真是‘图穷匕首现’呀！”妈妈和唐伯伯走了以后，远远把报纸拿去给岭梅姐姐看，俩人认出来唐伯伯点出的“他们”是王洪文、张春桥和江青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岭梅姐姐瞪大眼睛说：“嗯，得好好思索思索！”远远缠着她教自己思索，岭梅姐姐为难地说：“我自个儿思索还有困难呢，咋教得了你呀！”远远只好又算了，他想：“是呀！都嫌我小！也不知要到哪天我才能象大人一样，开始真正的第一次思索哩！”

没有想到，半个多月以后，这一天就来临了。

那是十月四号——难忘的日子！

傍晚，夕阳射到居民楼高层的玻璃上，抬眼望去，一大溜玻璃窗都闪动着桔红色的光辉。

高大的白杨树在晚风中摆动着泛黄的叶片，窸窣窸窣地响个不停。

远远正和伙伴们用书包码成“大门”，在空地上赛小足球。忽然，响起越来越清晰的喇叭声。

一辆上海牌小轿车，滑行到空场边上，就刹住了。很少有小轿车往这楼前停过，踢足球的孩子们都

顾不得去追逐足球了，“轰”地一下围拢到小轿车前，有的摸灯，有的把光亮的车身当“哈哈镜”照，有的干脆探进头，求司机允许他伸手按按喇叭……

打小轿车里出来一个人，年纪不过三十多岁，却端着十足的官架子。他头发油光锃亮，穿得特讲究，活象是刚从王府井服装商店的橱窗里走出来的模特儿。

“首长”对闹哄哄的孩子们摆摆手，大多数孩子都安静下来。

“首长”问：“喂，知道周宏莲同志家在哪儿吗？”

孩子们闹嚷嚷地把远远推到了最前面。远远就仰着头大声说：“我知道！周宏莲就是我妈！”

“首长”感兴趣地上下打量着远远，说：“啊，你长这么大啦！还叫远远吗？”

远远把胸脯一挺：“当然啦！一辈子叫远远哩！”

“首长”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你妈能不能长长远远地向上发展，可就看今天啦！”

这是啥意思啊！远远正想问个究竟，“首长”挥挥手，示意让远远带路，远远便一蹦一跳地往楼里跑去，跑到楼梯口，扭头一瞧，“首长”在楼门外被吴大婶截住了。

吴大婶是妈妈他们厂里的老工人，性子直得象旗杆，有啥主张就挂啥旗子。

只听吴大婶说：“谢梦达！是找周宏莲哇？嗨，瞧你今天这个打扮，当上个什么大角色啦？”

“首长”笑嘻嘻地对吴大婶说：“左不过是写作班子里头主主事儿，报社编辑部里头说说话儿，社会上转转圈儿……哈哈，托咱们厂的福，过几天也许得个大角色当当！”

吴大婶眯起眼，盯住谢梦达，挺不客气地说：“你既然调到那儿去了，写文章就用你们班子的名义发吧，要不就用你个人的名义；干嘛跑来找厂里的理论小组，非把我们厂的这块牌子挂出去？瞧，到厂里找不算，这会儿索性找到家里来了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谢梦达仍然笑嘻嘻：“咱们厂是个名牌厂啊！有的文章挂上这样的牌子发出去，影响更大嘛！一切要服从大造革命舆论的需要啊！”

吴大婶皱拢眉头，大声问：“大造革命舆论？我倒要问问你，今天《光明日报》头版那篇《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》，究竟是个啥意思？！”

谢梦达眉飞色舞地回答说：“意思很明白嘛！‘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，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’！”

吴大婶眉头拢得更紧，她不放松地问：“修正主义头子指的谁？凭啥这么提？”

谢梦达整整衣领，神气活现地说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你们自己琢磨去吧——我得抓紧找周宏莲。”说完，就摆手让在一旁发愣的远远继续给他带路。

远远领着谢梦达上楼梯的时候，还听见吴大婶不满的声音：“这叫什么舆论啊！莫名其妙！”

远远听了两个大人说的这些话，觉得挺难懂。不过，远远知道，妈妈在厂里最尊敬两个人，一个是党委书记唐伯伯，另一个就是吴大婶；爸爸从部队回来探家的时候，远远听妈妈跟他说过：“象我这样缺乏经验的新干部，要没老唐和老吴那样的老干部、老工人随时指点，就算学了好多的革命理论，也难挑起党委副书记这副重担子啊！”远远心想，吴大婶对这个谢梦达没好气，准有道理；哼，反正我不叫他谢叔叔；不知他找妈妈有啥事，这回我可得细细听听，非听个明明白白不可！

远远把谢梦达领进屋的时候，妈妈正坐在桌边看一叠稿子，旁边还摊着当天的《光明日报》，一见来客，她就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不是约好明天跟全组一块谈吗？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”

谢梦达自己找把椅子坐下，嘻嘻哈哈地搓着手说：“何必跟那么多人谈？你是理论小组的领导嘛，你点个头、通知他们一声就行了嘛——事不宜迟啊！这不

——”说着，他指指桌上的《光明日报》：“信号弹打出来了，咱们都得努力往上冲啊！”

妈妈摇摇头说：“还是电话里跟你说过的那句话——你写的这篇文章我们理解不了，我们不同意挂上理论小组的牌子拿去发表！”

谢梦达拍拍桌上的《光明日报》说：“看完它，你还是这么想？”

妈妈肯定地点点头说：“可不！不光不同意这种发表方式，文章的内容也不敢赞同！”

远远正把眼睛睁得溜圆，愣愣地站在门边听两个大人说话。谢梦达扭头望望他说：“小鬼，玩你的去吧！”远远不高兴地扭扭身子，两眼只望着妈妈，谁知妈妈也说：“远远，你就先玩玩去吧！”远远心里嘀咕着：“干嘛我老这么小，老听不明白大人们说的话呢？”闷闷地出了屋。正巧二牛从他家门里头伸出半个身子，一个劲喊远远去玩刚逮来的天牛，还说玩够了就解剖。唉，远远毕竟刚十岁，他跟二牛玩起天牛来，也就把什么《光明日报》上的文章呀，谢梦达呀，妈妈和他的谈话呀，统统撂到比八达岭还远的地方去了。

远远跟二牛正蹲在二牛家的屋里，逗着花点子天牛拉小纸车玩呢，岭梅姐姐拿着三张报纸来了。她把远远和二牛叫到桌边说：“别傻玩啦！快来看看报纸

吧！”

二牛瞧了两眼说：“这张上登着告全国人民书，那张上登着悼词，老师给我们念过，有啥稀奇？”

远远指着第三张报纸说：“这不是两报一刊社论吗？讲的不就是要‘按既定方针办’吗？”

岭梅姐姐脸蛋喷红，激动地说：“‘按既定方针办’要真是毛主席的遗嘱，那为啥不写到告全国人民书和悼词里呀？”

二牛说：“没准是写头两篇文的人，给忘了呗！”

远远反驳说：“要真是毛主席的遗嘱呀，那说啥也不能忘了呀！”

岭梅姐姐说：“对哇！你们说这事怪不怪？”

二牛直挠耳朵：“特怪！”

远远一个劲拍脑门：“邪门！”

二牛佩服地望着岭梅姐姐说：“嗨，你看报真仔细！”

远远拖着岭梅姐姐衣袖问：“你是怎么思索出这档事儿的呀？真棒！”

岭梅姐姐使劲摇头：“我哪有那么棒呀！我还不是听远远你妈妈跟‘大分头’谢梦达辩论，听出来的！”

二牛抢着问：“什么‘大分头’？”

远远抢着说：“就是谢梦达呗！”又缠着岭梅姐姐